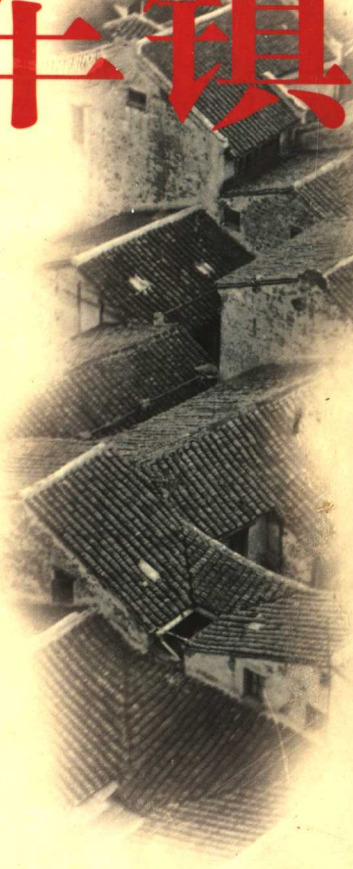


# 将军镇

小说界文库



陈世旭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I247.5/2140

小说界文库 / 长篇小说系列

# 将军镇

陈世旭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  
图书馆藏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547844

责任编辑:张 森

封面设计:袁银昌

## 将 军 镇

陈世旭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le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 址:www.sle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72,000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,000册

ISBN 7-5321-1809-6/I·1469 定价:16.5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厂质量科联系。T: 56628900×13

## “小说界文库”编委会

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|
| 主 编 | 江曾培 |     |     |  |
| 副主编 | 邢庆祥 | 郑宗培 |     |  |
| 编 委 | 孙 颙 | 江曾培 | 邢庆祥 |  |
|     | 郑宗培 | 左 泥 | 张 森 |  |
|     | 魏心宏 |     |     |  |

## 出版说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。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88年12月

## 前 言

我永不会忘记我曾经生活过十年的那个小镇的那条河的那座桥。那其实只是些大小不一的卵石，删节号似的横过那河。平常日子，河的浅处只高过脚背，最深处也不过小腿。经年累月，河水汨汨地冲刷、磨洗、浸润那些卵石，春汛时节，也凶猛地漫过它们。河像时间一样使那些坚硬的卵石光滑、老化，以至分解、消失，然后又有新的卵石来更换或填充。当我们走过这桥，便多少感知了那河。

这有些像我们将要阅读的这部小说：凸现在时间之流上的是一长串人物，就像那些横过河床的卵石；而时间就像河一样冲刷、磨洗、浸润过他们。

时间留下了痕迹，这便是人们常说的——历史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前 言 .....        | 1   |
| 第一章 小丁 .....     | 1   |
| 第二章 六指头 .....    | 21  |
| 第三章 黄帽子 .....    | 29  |
| 第四章 殷道严 .....    | 52  |
| 第五章 桑叶 .....     | 62  |
| 第六章 李欣 .....     | 82  |
| 第七章 洪艺兵 .....    | 97  |
| 第八章 曹婆子 .....    | 113 |
| 第九章 余自悦 .....    | 122 |
| 第十章 将军 .....     | 154 |
| 第十一章 李芙蓉 .....   | 168 |
| 第十二章 哈巴癩痢 .....  | 190 |
| 第十三章 县里的人们 ..... | 209 |
| 第十四章 瞎拐 .....    | 238 |
| 第十五章 胡月兰 .....   | 250 |
| 第十六章 谢真 .....    | 260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七章  | 三委员 .....  | 275 |
| 第十八章  | “专员” ..... | 296 |
| 第十九章  | 老董 .....   | 306 |
| 第二十章  | 茂生 .....   | 317 |
| 第二十一章 | 殷元中 .....  | 335 |
| 第二十二章 | 憋包六子 ..... | 352 |
| 第二十三章 | 老杨 .....   | 375 |
| 后记    | .....      | 402 |

## 第一章 小 丁

---

台阶表面的水泥已经破裂，露出底下的砖头。砖缝间结满了青苔。小丁顾不得许多，一屁股在上面坐下来。他身后是一幢旧平屋。黑瓦屋顶上长了草，窗子碎了好几块玻璃，门上的铁皮锈烂了。这是副镇长老杨的家。

小丁是打听了一上午才找到这里的。原本就打不起精神，现在更是累了。

已经过了中午下班的时间。附近陆陆续续有下学的伢子、下工的大人在回家。自行车铃声、开门声、人们的大呼小叫，一片乱响，很兴奋。镇子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两类人：一类是镇上的合法居民，拿“国营”工资，在“国营”打米打油（小镇人把公家的单位如机关、工厂、商店等一律称为“国营”）。这类人走路说话，眼角眉梢到处是城里人的骄傲。另一类是镇外吃农业粮的人。他们到镇上来赶集、做小工或走亲，多少都有些畏缩、委琐、或者眼红甚至憎恨的神情。小丁在他们中间是一种很尴尬的角色。他的来历，他的作派，让大家都认他作城里人。但他吃的是乡下饭，做的是乡下事。他像城里人一

样看不起乡下人(这真是“再教育”的失败),又像乡下人一样仇视城里人(这似乎又是“再教育”的成功)。这使得他在看待小镇和小镇人的时候,常常怀了一种揶揄的心情。比方他在日记中这样描绘小镇:

镇子上有两条呈十字状交叉的大街。这两条街宽得足以(应作“只能”)驰过一辆吉普车,加起来足有(应作“只有”)六百公尺长。零零落落地嵌着青石板的路面(青石板据传是明代官道的遗迹),以及从两边的门头上伸出来的、油漆斑剥的小吊楼,都在向人们炫耀着自己的长寿。

一条小河环绕着这美丽(?)的乡镇。它所以叫作河,是因为它具备河的一般特点:有从地面凹支的河床,还有水。这些在河床中间弯弯曲曲地流淌的河水,足以(应作“只能”)浸过你的脚背。这条河,给小镇的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好处(?!)。比如,把垃圾倒在这里,那是再方便不过的了。美中不足的是,如果每年春末夏初的山洪,没有咆哮着把这些垃圾冲干净的话,那么,一到干燥的刮风天气,垃圾就飞扬起来,同从路面上卷起来的尘土一起,在小镇的天空上,快活地旋着,然后纷纷扬扬地又落回到各家各户的门前,院内。

这反讽显示出来的心理的扭曲是再明显不过的了。

此刻的小丁尽力不去看小镇的“美丽”河山,不去听周围的“国营”喧嚣,眼睛呆呆地盯着面前的一大片泥泞和水氐。一群受了惊吓的鸭子“嘎嘎”窜过,在水氐上溅起雾似的水花。

一只因为爱情而疯狂的公鸡竖着血红的冠，坚挺地伸展了一边翅膀追着母鸡发骚。附近的一个墙角下，一头老母猪懒睡着，极惬意地哼哼唧唧。三月天气，很暖和，只是天阴阴的，不见太阳。这很像小丁的心思，闷闷的，但含了些希望。

小丁刚刚做了场恶梦。

## 二

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，抓工业、抓农业，县县都开矿山，办钢铁厂、化肥厂、砖瓦厂、水泥厂；公社学习大寨好榜样，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。普天之下很快就是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景象。

盛世修史，原是历朝历代的通例。省革委主任于是下令：枪杆子、笔杆子，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，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。要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，大张旗鼓大歌大颂新生红色政权。并且作了极具体的部署，打“三大战役”：出一部书；建一个馆；拍一部片子。前一个战役是后两个战役的基础：先把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伟大胜利成果用文字一篇一篇记录下来，编成一部书。再根据这部书提供的材料，建一个展览馆，拍一部纪录片。

这部书怎样撰写编辑，首长也有明确具体的指示：书名定为《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成果三百例》，顾名思义就是在全省范围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伟大胜利成果中选拔三百个例子，每例写成一篇文章，简称三百例。二百九十九例不行，三百零一例也不行。减之一分太瘦，增之一分太肥。每篇限于一千五百字，长了是裹脚布，短了是卫生巾。每

例选材要精，题目要新，意义要深。必须具备一个动人情节，树立一个英模人物，造出一句闪光语言——也就是让人过目不忘、刻骨铭心、朗朗上口，可以流传的格言警句。

号令既出，全省风云雷动，上下为之色变。各级各地层层发动，层层组织，层层推荐，层层筛选，全力以赴争取候选资格，以进入省城参加最后会战。一时间，干部们相逢于道，不问“吃了没有”，而问“上了没有”，“上”就是上三百例。下级有事找领导，领导先问：是不是上三百例的事？是，就来汇报；不是，不要找我。领导衡量下级工作，只有一个标准，能不能上三百例。能，提拔重用；不能，累死也枉然。

小镇好在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在全省带了头，题材上先就过了硬。

根据这个农业省丘陵山地多的特点，省革委主任亲自确定了一个改天换地的战略，概括起来是个顺口溜：“八字头上一口塘，周围栽树满山岗，中间一条机耕道，新村建在山边上。”就是在两条山丘的上方拦坝筑水库，水库下边的田垅中间修机耕道。先前田垅中间的村庄全部拆迁到山丘脚下去，建成像军队营房一样整齐的新村。简称“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”。

进行了全省动员，社社队队都必须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，不搞的按反革命论处。

小镇除了镇子之外，就有一个先前叫“李八碗”后来改作“东方红”的种蔬菜的农业大队（小丁就在这里插队），而且在平畈上，没有山丘，也就搞不成八字头上一口塘。但镇长还是不折不扣认真贯彻落实了上级的战略部署。抓得早、抓得狠，真的给他抓出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典型。

这样改天换地的事，做起来谈何容易。面对天大的困难，镇长硬是以泰山压顶不弯腰、粉身碎骨何所惧的英雄气概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打开了缺口。

新村建好之后，省革委主任亲自到小镇来召开了全省的建新村现场会。

这样的英雄人物，这样的光辉业绩，进三百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只是全县革命干部的队伍中，苦于找不到几支像样的笔杆子。写三百例，到底比不得平时写报道或写总结，拿了别家的报纸或上年的总结抄抄就可以交差的。写三百例等于考状元，是皇上开的殿试，哪里是呵卵泡，开玩笑的事！

当然，要找，不是一个没有，但政治上都多少有些疤迹，让他们进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总觉得不放心。研究来研究去，军人出身的县革委主任没有了耐性，一拍桌子说，研究个鸡巴，我看就让他们几个上。

其他领导同志也就赶紧表态：完全同意！还怕他们翻了天么。

县革委主任补充说：对反革命分子也要给出路么。这几个人，我们是用他们一技之长。有问题，找个得力的人看住就是。也可以告诉他们，弄好了，会考虑调他们上来。

大家对县革委主任的政策水平和斗争策略都叹服，决议随之形成。

### 三

根据县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决议成立了“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三百例写作组”。组长是县革委政治部下属

的宣传组组长小冯。小冯其实快四十岁了。因为在机关呆得久,许多人是看着他长大的。他的脸又白净,且少皱纹,让别人无法改口喊他“老冯”。他也喜欢别人喊他“小冯”,说是亲切。比他年轻的他的下级喊他“冯组长”,他也说,莫喊职务,就喊“小冯”。让那些人颇为难。小冯是老县委的文书,聪明灵活,很讨人喜欢。就是文革,机关里乱成一团,乱完了,他依旧还是讨人喜欢。新生红色政权成立,老县委的人走的走,降的降,有些人没了踪影,唯他是得了提拔的。他当了许多年文书,从来没有写完过一个报告。但是他嘴乖,人缘好,经他三磨两缠,就有人代劳了。他却又偏喜爱舞文弄墨。有事无事,总是冥思苦想,夜里常熬到油干尽,写诗作赋。一写就是几百行,几千行。走在路上,时常见一个熟人就把人家拦住,说我一首诗,念给你听,你务必指点指点,不吝赐教。然后他就不由分说地翻了白眼,背诵起来。起先人们还尽可能耐心地听一会,再讲几句“不错,不错”之类的客气话,只求脱身。后来,只要迎面看见他,刚打完招呼,马上就说“很好,很好”,便赶紧落荒而去。他听了这些反映,更添了百倍的自信,也就更加辛勤努力地走文豪的路。他的那些杰作,大多发表在机关逢年过节和什么纪念日的特刊上。特刊出来,他便一只手托起另一只夹烟的手,在特刊前站上老半天,让烟雾弥漫了全脸,极陶醉地沉浸在自己艺术创造的幸福中。平时说话,他也都尽量注意合辙押韵。讲工作方法,就说,调查研究是个宝,群众路线最重要;讲个人修养,就说,党是春雨我是苗,有了成绩不骄傲,等等。他对诗也确有研究,研究对象只有一个,便是领袖的诗词。已经公开发表和红卫兵传单上流传出来的那些,他都能倒背如流。而且晓得有几多首是写于本省的;或写

的是跟本省的人事有关的，各占领袖全部诗词作品的百分之多少等等。统计很是精确，是这方面研究的权威。让小冯来当三百例写作组的组长，看管另外几个人，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。

写作组的另外几个人分别是艾老、老董和小丁。艾老是镇小学的赤脚老师，先前在外地一座矿山的子弟学校教书。六十年代初写过一个剧本，在全系统的文艺汇演中得了头等奖，名字和照片登了报。却惹了祸，老籍地方政府和社教工作队来函，指他为漏划并逃亡隐匿的工商业主。事实确凿，并不冤枉。高中毕业后，他在老子的店铺里确实当了一年少老板，风闻“土改”才出走的。他走得远，也偏僻。矿山上，人也是比别处的粗心。给他瞒过许多年。终究是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被遣送回了老籍。作了若干年田，一把鸡似的细骨头，只差没有给牛拖烂，后来被镇上一个寡妇熬怜，寡妇是几代贫农，抵消了他的一部分罪恶，使他有了吃粉笔灰的资格。虽是民办的，到底力所能及，算是很不亏待他了。

老董是六八年的下放干部。之前在地区报社当记者。一度是报社的台柱子。他曾经采访过一位在当地风景区庐山作短期休养的苏联女专家。后来就建立了通信联系，女专家撤回国之后，也没有中断，直到两国正式交恶。听老董当时的口气，那位年龄跟他相仿的女专家似乎不只是爱上了中国，而且还爱上他了。末了自然是不了了之。但“文革”期间这桩事还是被人糊了大字报，质问他是不是当了苏修特务。他一下吓蔫了，过了两年提心吊胆的日子，第一批就坚决要求走了“五七”道路，下乡接受再教育。

三个人中，小丁差不多是晚辈。他是从省城下来的知青，

在当地无亲无故，加上出身有些问题（祖父是旧社会的伪职员），很久都没有调上去。去找他的时候，他样子很惨：一脸黄皮寡瘦，至少半年没有剃的头乱蓬蓬地像鸡窝，身上衣服扣子全掉光了，用根草索拦腰勒住了事。收工之后，一个人下河挑水，一个人烧一口先前供几十口人煮饭的锅。出门一把锁，进门一盏灯，很是凄凉。凄凉归凄凉，却狂。平时一顶帽子压在眉毛上，见谁都爱理不理。这几年，比他出身更黑的知青都前后走了，独他没有动静。他也没有打算求哪个的意思。不出工的时候就一个人关了门闷头写小说。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很伟大。那些小说虽然无处发表，但给他赢得了个穷秀才的名声。小镇乡下人对从那间瓦屋门缝里漏出的灯光很有些神秘感，觉得里边说不定真住了一位文曲星。

不过，所以让他进三百例写作组，并不是出于对文曲星的迷信，而是因为他一手字写得好看。这是他从小跟祖父临帖子的结果。三百例虽然没有对原稿的字迹提出特别的要求，但字好看，让人顺眼，总是要紧的事。

他被召到镇政府的第一天，就出了点烙壳。

那天他昂首阔步。镇政府的大门和路都窄，正是上班人多的时候，他这样走路很占地方。他却旁若无人地走着，一点没有听见身后一串紧似一串的自行车铃声。一辆车的龙头在腰眼那儿重重地撞了一下，他也没有注意到那人是谁。进了他先前被通知要进的那间办公室，他也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人正气咻咻地盯牢着他。

好大一会后，那个人突然开了腔：

“你真的不想赔礼？”

“哪个？我？”

“不是你是哪个？”

那个人又提高声音问了一声。

他这才看清楚跟他生气的那个人。那个人是县革委宣传组来的冯组长，也就是他们这个临时组成起来的写作班子的头。

“真是骄傲得可以了。一条路你一个人霸了半边。”

这个“霸”字很让人清醒。他这才记起来自己似乎被人撞过一下，腰眼那儿有一点隐隐的痛。

“挡了车子。连声‘对不起’也不该讲的么？”

他实在不晓得自己挡了车子，而且是县里宣传组长的车子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他茫然地站起来。

“下回注意。”小冯的口气缓和下来。他看出这小子是真的没长后眼。他的目的也并非真的要他赔礼，主要是希望他得一个教训，戒骄戒躁，谦虚谨慎。写作组的人太张狂，下面的事只会难办。

这是县三百例写作组第一次集中。由小冯统一布置任务，组织学习，提高认识，然后进行采访，收集素材。这几步工作都在镇上完成，最后才到省城去坐下来写锦绣文章。

老董已经在小丁之前到了。他坐在离小冯不远的一张靠背椅上，那椅子是这屋里少有的几把完整些的椅子之一。他微微地摆着二郎腿，吸着烟，饶有兴致地看着小丁受训。偶尔被劣质的烟草呛得咳几声。

艾老最后走进来的。他面色蜡黄，走路无声无息，一件青灰对襟褂子像空布袋似的在他身上飘飘然地晃荡。他弓着